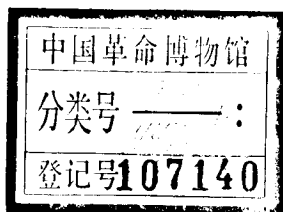

茅盾全集

第十三卷
散文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内务部

本卷校注者：魏绍昌

校注定稿者：查国华 叶子铭 丁尔纲

茅盾全集

第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6年北京第1版

1986年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3959 定价 5.30 元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苏联见闻录》及作者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〇年间所作的散文二十二篇。《苏联见闻录》包括“日记”、“见闻录”二部分，据一九四八年四月上海开明书店版排印；《跃进中的东北》据一九五八年十月北京作家出版社版排印。散篇中《我们热爱乌克兰》、《中国人民的亲热的朋友》、《祝福你们——年青的一代》系据手稿编入。除《脱险杂记·前言》曾印入一九八〇年香港时代图书公司版《脱险杂记》外，余均未编印成集。现据各初版本，最初发表报刊及作者手稿校注后编入本卷。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离沪去苏时摄



一九四七年二月在莫斯科与夫人、女儿合影



《苏联见闻录》手稿及书影



一九四七年四月访苏归来时摄

目 录

苏联见闻录

序	3
日记	7
见闻录	187
“斯摩尔纳号”	187
海参崴印象	191
“红军战利品(武器部分)展览会”	194
“列宁博物馆”	201
“红军博物馆”	205
关于《真理报》	208
《星火》和苏尔科夫	212
“列宁图书馆”	216
《儿童真理报》访问记	221
“红十月厂”	225
“高尔基世界文学院”及“高尔基博物馆”	232
“革命博物馆”	237
两个中学校	241

古列巡礼	246
乔治亚“历史博物馆”	249
“儿童宫”	252
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257
阿尔美尼亚“历史博物馆”与“民众图书馆”	263
傀儡戏和奥布拉支梭夫	268
再谈奥布拉支梭夫的傀儡戏	270
卡泰耶夫访问记	274
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	280
西蒙诺夫访问记	285
吉霍诺夫访问记	297
“托尔斯泰博物馆”	302
“红旗工厂”	309
“耐克拉索夫博物馆”	311
列宁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馆”	318
乌兹别克的第一个歌剧《蒲朗》	323
歌剧《兰绮丽和麦其侖》	329
乌兹别克文学概略	334
斯大林就是民主,就是和平!	345
悼念 A. 史沫特莱女士	350
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	353
斯德哥尔摩杂记	357
天安门的礼炮	362

我们热爱乌克兰

——庆祝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诞生四十周年 365

中国人民的亲热的朋友 369

跃进中的东北

长春南关行 375

延边——塞外江南 380

北地牡丹越开越艳 389

哈尔滨杂记 395

群众文艺运动在沈阳 404

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 407

祝福你们——年青的一代! 412

海南杂忆 414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419

北京话旧 423

五十年前一个亡命客的回忆 426

《脱险杂记》前言 434

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 439

回忆秋白烈士 442

可爱的故乡 448

苏联见闻录

序

去年五月，在上海，无意中遇到了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们有十几年不通音讯了，一旦晤面，当然彼此都很高兴。东南西北说了一阵，这位朋友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严肃，低声问我道：“到底苏联是怎样一个地方？你刚从苏联回来……”

他不说下去了，似乎他在斟酌自己想说的话。

我静默地等待着。但我心里却在想：大概他的问题很多，所以先要整理一下再提出来罢。回国以后，在上海各大学作过讲演，也参加过若干文化团体和私人的座谈会，每次都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来，提问题的人态度都很严肃，而所提的问题也依各人的生活，职业，社会阶层等等而大有不同，但那种认真求知的精神都很使人起敬，可惜我不是苏联研究的专家，虽然去游历了几个月，而见闻浅陋，所答不能满足所问，实在深感惭愧。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看着这位老同学的严肃而郑重的面容，就有点侷促不安起来了。

这其间，老同学终于也把思绪整理好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却是我所猜想不到的，他说：

“苏联有没有我这样的人？”

我一怔，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简直摸不清他这句问

话的意义。

老同学看到我发窘，也忸怩地笑了笑，伸手搔了搔头皮，表示抱歉地问道：“我这话没头没脑的，你不明白我的意思罢？哎，怎么说好呢？……哦，先讲讲我自己。我们十多年不见了，我的情形恐怕你是不会晓得的……”

老同学夹七夹八讲了一大堆。概括起来，是这样的意思：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他没有占过人家的便宜，也不想占人家的便宜——当然，人家占了他便宜的时候，他也要愤愤不平的，不过，止于愤愤不平而已。

“我有我的新天地——我所喜欢的工作，搜罗各地的风俗习惯的材料……”老同学歇了一口气，淡淡一笑，客气地接着说，“玩物丧志罢了，见笑得很，可是，这是我的兴趣之所寄。人家看来，当然我是落后了，有时我也承认：恐怕有点落后。可是，尽管我弄的是不急之务，究竟也无害于人，是不是？”

他煞住了话头，严肃地望着我，然后单刀直入地问道：“听说苏联人不能自己选择职业，都得由政府指定，是不是真的？”

我忍不住笑了，我终于也悟到他开头那个问题——“苏联有没有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了，我回答道：“那是反苏联的人造的谣言。”

“哦，谣言！我本来就有点怀疑。父母尚且不能指定儿女们干什么职业，只能劝告劝告。”

“对了，你说的很对。”我不禁想到市面上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关于苏联的谣言，其中有一些想入非非，不近人情，简直是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傻子，只有他造谣者才是聪明的。

自有苏联这社会主义的国家以来，造谣家即有了事做。最近的趋势，似乎专在“自由”两字上做文章。三年前，我们就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苏联有平等而无自由。”作此说者又假装公平，说英美等国“有自由而无平等”。制造这些妙论的人们极力想抹杀一个真理：自由的基础是平等。中国谚语有云：“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为什么州官有放火的自由，而百姓则连点灯的自由也没有了呢？因为州官和百姓不是平等的。制造这些妙论的人们又发明了“苏联人不能自己选择职业，都得由政府指定”的神话。我的那位老同学就是受了这一类“神话”的神经攻势之一人。但是，在这年头儿，这一类“神话”的“市价”毕竟也每况愈下了。不甘受谣言所播弄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渴求认识苏联的真实情形，他们不放过每一个最小的机会，在每一个提问题者的眼光中，我都看到这同样的热忱。

受了这样热忱的鼓励，我陆续写下了游历苏联时的见闻。这些一鳞一爪的笔记，当然不够得很；对于渴求知道苏联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艺等等各方面伟大成就的人们，这些笔记是连“画饼充饥”也谈不到的。而我之所以还有勇气把这样浅陋的东西拿出来，一则是由此可以窥见苏联人民生活的剪影，二则是由此也可以知道苏联人民保卫世界和平民主的奋勇与坚决。

三十年来，每当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以求自由解放的时候，首先给予伟大的同情与援助的就是苏联。中苏两大民族的坚固的友谊，是从苏联建国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的。去年以来，国

际的战争贩子仇苏反苏，叫嚣日烈，而利用中国人民做“猫脚爪”的阴谋，也日益明显。中国人民知道谁是友，谁是敌，阴谋构煽者终必自食其果。但是我们仍当提高警惕。如果本书能够对于中苏两大民族友谊之巩固及文化交流之增进都有所裨益，那是笔者最大的光荣，同时也是最大的期待。

最后，笔者（同时也代表我的妻）极愿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对于苏联文化界友人在我们游苏期间所给予的隆重的友谊，诚恳地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 VOKS（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凯美诺夫先生，他为我们计划了极周到的参观节目。也要感谢 VOKS 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先生，他帮助我们实现参观计划而且差不多天天来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要感谢鲍罗宁先生和史班诺先生；在游历列宁格勒，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时候，鲍罗宁先生每次都陪同着我们，而史班诺先生的翻译则为我们解决了语言上的困难。

同样，我们也要感谢乔治亚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弥卡瓦先生，阿尔美尼亚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卡莱太尔先生，列宁格勒，塔什干，巴库各作家协会及对外文化协会的诸位先生，他们的隆重的招待和诚挚的友谊，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1948年2月3日，茅盾。

日 记

十二月五日，星期四 载着朋友们回去的“登陆艇”渐渐去远了，我站在船舷，心里很难过。这时已经是十一点多，他们一定感到肚子饿了；据一虹^①兄说，因为事前没有准备，所以没法请朋友们在船上喝杯茶吃些点心。

宝权^②兄还留着。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馆的随员让考夫先生是要伴送我们夫妇俩直到莫斯科的，但让考夫这时还不见上来，宝权兄和克留科夫先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沪代表）盼他来了给我介绍过然后回去。克留科夫很恳切地对我说：“你们需要什么，有什么问题，都找让考夫好了。不要客气。”这一次返航的“斯摩尔纳”载去好几位苏联的外交人员，都能说中国话，不过让考夫是负责招待我们的。“好啊，一定不客气，什么都找到他，”我笑着回答，“如果我打算学俄文，也请他教罢。”

将近十二点，让考夫终于到了，满头大汗，看样子他这时很忙；介绍见过，匆匆谈了几句，宝权兄说：“现在我也要走了！”我却说不出什么话。我们只紧紧地握了一次手。走到船

① 一虹 指葛一虹。戏剧评论家、翻译家。

② 宝权 指戈宝权。翻译家、作家。